读史札记

张謇:状元下海心意稠

□ 傅绍万

中国封建社会历时2132年,比较权威的统计,共有状元504名。状元荣耀至极,“状元及第,虽将兵十万恢复疆土,凯歌荣旋,献捷太庙,其荣不可及也。”但是,清光绪二十年状元张謇,却由极尊极荣的士人魁首,投身于四民之末的商人,下海办厂了。

张謇中状元,出乎意料之外,令他内心忐忑。作为一个贫寒农家子弟,他饱尝了人生悲苦,也历经科场蹉跎。他教过学,编过地方志,入军界幕府九年。三十三岁中举之后,先后五次参加乡试不中。他告诉父亲,“试事愿四十为断”。1894年,朝廷为庆祝慈禧六十寿辰,决定举行恩科考试。这年,张謇四十一岁,父亲恳求他再考一次。父命难违,但他态度消极,迟迟不愿动身,发榜了,也懒得去看上一眼。结果,在礼部考试中排名第六十,复试中列第一等第十名,殿试夺魁,授翰林院编修。面对这一殊荣,张謇极为冷静,他在日记中写道:“栖门海鸟,本无钟鼓之心;伏枥辕驹,久倦风尘之想。一旦予以非分,事类无端矣。”

状元的荣名,没有带给他锦绣前程,带来的却是风口浪尖上的人生。他的座师是光绪皇帝的老师、军机大臣翁同龢,清流派领袖。翁同龢的死对头是李鸿章,后党主帅。时当甲午战争前夜,和战之争和潜藏于背后的帝党、后党斗法,搅动得朝野不宁。张謇坚定地站在座师一边,健笔凌云,猛烈抨击主和派苟安卖国。争斗方酣,接到父亲去世噩耗,他请假回家丁忧,从激烈的政争中抽身,也躲过了后来李党的清算。1898年初,戊戌变法大潮将起,维新图强大势已成。张謇闻风而动,进京销假。他竭力尽智,辅助翁同龢,参赞新法谋划,以其杰出的治国理政才华,被座师誉为“霸才”“奇才”。但是,变法刚刚开始,翁同龢就被慈禧开缺回籍,帝党失去了领袖人物和变法枢纽。张謇清醒地分析局势,再次请假返乡,准备从此远离官场,告别仕途。变法维新被血腥镇压,他等待着随时可能降临的灾祸,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这时候,他这个状元的前程也就基本走到了尽头。此后,晚清新政废除科举,状元这个名号就被送进历史博物馆了。

人生能有一次极致的辉煌,也就足够了。张謇完全可以抱着状元的荣名,在往日的辉煌中度过一生。但是,一个看似偶然的机缘,却改写了他的状元人生,也为状元史册写下精彩的一笔。

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割地赔款,山河破碎,“几罄中国之膏血”。清廷为稳固江山社稷,出台鼓励实业发展的国策。洋务运动仰仗的官办企业之路,已经百病丛生,难以为继,急待激活民间资本。时任两江总督张之洞奏请朝廷,在通州等地设立商务局,由张謇领办企业,政府设厂的闲置设备,可以作为投资,作价折股。这是一次重大的人生抉择,也为他指出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新路。事到临头,决断不易:以“皭然自待之身,溷秽浊不伦之俗”,价值几何,值不值得?他经过激烈的思想交锋,找到了精神上的慰藉:投身实业,一可以“求国之强”,二可以“言商仍向儒”,通过兴办实业,筹措办学资金,经商贾再回归士林。他下海之初,内心极度纠结,脚踩两只船。随着实业活动的拓展,他的认识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决意“舍身饲虎”,义无反顾。他在《记论舜为实业政治家》一文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主张:“史记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负夏(原注:索隐,就时若乘时射利也)。又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无论耕渔之为农,陶与作器之为工,就时之为商,其确实者矣。舜若止是自了汉,作个人事业,人孰附之……若非舜之实业发达,亦未必人人归附于此。”放下了重士轻商的传统包袱,萌生了博大的圣人情怀,实业就成为他终生为之奋斗的理想追求。他效法古代圣贤,开辟出成聚、成邑、成都的辉煌事业。

读书人的通病是轻世,端着清高的架子,远离实际,远离民众,也就百事难成。张謇的人生经历,造就了他既有高远眼光、又能脚踏实地的做事风格。1895年秋,张謇开始奔走于通沪两地,活跃于官、商、民中间,筹措资金,商议办厂。次年,奏请政府立案,走上兴办实业之路。他怀揣一张宏伟蓝图:利用通州的优质棉花,发展纺织业;依托纺织业,建设原料基地;以实业为根基,发展教育和慈善事业。到辛亥革命前,张謇已经建立起一个以大生纱厂为轴心,拥有二十多家企业的资本集团。到1920年,进入实业鼎盛期,经营范围涵盖纺织、盐垦、金融、航运、仓储、造纸、医药、玻璃制品等数十个领域。他面朝大海,筑堤造田。十年茹甘苦,沧海变桑田,荒滩上出现了一个六七千人的小社会。他依托实业,兴起前所未有的社会建设事业。办起博物苑、育婴堂、养老院、盲哑学校、栖流所、济良所、残废院,建设学校达到340多所,建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地方教育体系。他倾其所得,在晚年甚至变卖书画,负债而为。

他像一个圣者,奉行着“天下之大德曰生”的信念。他荦路蓝缕,创造出一个“新新世界”建设样板。他从一隅出发,将他的社会改造试验,由垦牧乡推广到通海地区,推广到江苏省,再到全中国。状元带动,应者风从,一大批官僚绅士和商贾纷纷投身近代工业,一大批知识分子纷纷走入民间,发起影响深远的乡村改造实验。毛泽东说,讲到民族轻工业时,不要忘记张謇。我想,讲到知识分子唤起民众意识的觉醒,也不应忘记张謇开出的一脉源流。

张謇所走的路,是一条实业政治家之路。实业发展离不开政治。它需要政治创造发展环境,需要借助政治争取权利地位。张謇有意疏离政治,政治却时时撞响他的大门。他创立的实业刚刚出现生机,义和团运动兴起,仇洋排外浪潮席卷全国,杀洋人,烧洋货,扒铁路,毁工厂。为了维护企业利益,张謇挺身而出,奔走于官商两界,运动时任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推动东南互保,维护了一方稳定。晚清新政推行,立宪成为潮流。朝廷为了笼络商界名流,任命张謇为三品衔,商部头等顾问官,他欣然受命。这时候,张謇已经成长为一个精明的实业政治家。他清醒地意识到,只有更新制度,实业才能振兴,而社会制度的改造,不能只是寄望于腐朽的朝廷和无能的官场,必须广泛聚合社会各界力量。他奔绝前嫌,说服袁世凯加入立宪派阵营。他担任江苏省咨议局议长,发动绅商阶层,成立立宪预备公会,组织全国性请愿活动,推动早开国会,早立宪法,成为当时宪政运动的重要领袖人物。清廷灭亡,共和建立,袁世凯称帝,做了八十三天短命皇帝,继之而起的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哪里还有实业的生存之地?张謇苦心经营的实业集团,终至负债累累,转手他人,其社会改造试验也难以为继了。

民族的苦难,酿成张謇的悲剧,虽败犹荣!

坊间纪事

鬼子姜

□ 刘玉林

那种植物一直躲藏在草木中间,偷偷地生长。直到一夜秋风,它黄色的花朵突然就像繁星布满了河沿,这才让人意识到它的存在,那一朵朵饱满的黄把你的瞳孔都映成了柠檬的色彩。

这段河沿在向城市蜿蜒,在深秋已是一片斑斓,像画家的调色盘,橙红与金黄在任意地涂抹。草木都已开始凋敝,只有它在绽放,花枝乱颤着摇来摇去,让河岸飘成起伏的锦缎,像皇宫丽人满头的珠玉银簪颤动得让你惊心动魄。

很多人都发现了河边这片花海,从大路上纷纷跑过来,站在花影前,用手机不停地拍,大自然时常是让人动容的。那些人竟然不知道这是什么花,看我从河边跑过,一个女孩于是就问:叔叔,这是什么花?

——鬼子姜。

说完我头也不回继续奔跑,让绚烂的花影从身边掠过。却传来一阵惊诧——“什么?这名字好怪哦!”

这种植物的名字完全是因为它的舶来身份,在十七世纪传入我国。它正确的名字应该是洋姜或者菊芋。而在我们的老家之所以叫它“鬼子姜”,大概还是因为这是一种狡猾的植物,因为消灭远比种植它要困难得多。

说不清这种植物到底是花还是菜。它的根部会生长一种洁白而光滑的块茎,那些东西除了酱菜厂的酱缸似乎没有太好的去处,它雪白的肌肤会被腌制成沉郁的酱黑色,会被主妇们用一小碟端上餐桌,咀嚼在口腔中会发出清脆的声响,但相信很少有人会提起它有点邪恶的名字——鬼子姜。

河边上竟然有大片鬼子姜,在秋季里绽开了惹人的花朵。但有些人被吸引不是因为这艳丽的风景,许多主妇会拿了精致的小铲把那些块茎挖出来,那是腌制酱菜的上好物产,她们把一株株鬼子姜的植株连根拔起,把一块块形状不规则的根茎扔进篮子里,于是盛开戛然而止。在城市里,总有太多人认为风景与情调更重要。而对于那些大妈而言,最妥帖的却是粗俗的生活。这自然引起许多俊男靓女们的不满,他们大声指责那些挖鬼子姜的人——咸菜对你们就那么重要?把那些东西留在泥土里来年看一片更浓密的花海多好?那些主妇们笑了。在她们的沧桑里,鬼子姜的花太“妖”,她们对这种花的嫉恨就像自己已经不再拥有大把似锦的年华。更可笑的是,这些年轻的后辈竟然以为鬼子姜会消失在她们的攫取当中。

——你们太不了解鬼子姜了。

作为一种植物,光有好看的花朵不足以讨更多的人喜欢,因为它们原本属于乡间,鲜花与风景对农人不重要,他们更需要果实。鬼子姜的块茎会被那些农人栽种在田间地头,在自家的茅檐屋舍前随意埋上几棵就行了,不需要任何养护与管理。似乎没有哪种植物比它们更留恋泥土和大地。对于它们来说,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生长。在很多时候它只是一株卑微的植物,但又如此充满野心,恨不得把所有土地都纳入自己的裙袂之下。它是贪婪的,对土地是,对生长的空间也是。

它的生长会像云翳遮天蔽日,它终会妨碍主人的空间。于是主人想到把它除掉,终止它的繁衍与生长。那些块茎会被刨得一干二净,但只要有一颗留在泥土里就足够了,来年的春天里它们又会发芽。主人从房檐下把它们挖起,它们却又在墙角蘖出。它们的根须早已变成经络布满了土地的每一寸肌肤,而且总能找到一处角落把惨黄的花朵绽放出一脸的无辜。终于有一天,主人把整个院落都浇灌成了水泥,把所有植物都冰封在沉重而坚实的地面下。但它们却穿过阅墙在邻家院落里拱开泥土,破壳而出了。这就是鬼子姜,顽强得让人恐怖,狡黠得又让人敬畏。

是谁在这片河边栽种下鬼子姜呢?或许它们压根就没有主人,是流水把它们从遥远的地方带到了这里。它发芽了,一开始只是一株,最后滋生成一丛,直到侵吞了大片河岸,让花海随着流水流淌出婀娜的腰肢,一段无人问津疯长的日子一定是最得意的年华,在这片河沿它们一定无数次吟唱出自由的欢歌。城市的管理者肯定对这种汹涌的生长很是头疼,这样下去,它们肯定会吞噬掉半个城市的版图。在金秋,它们的花朵如期绽放了,像一片金色的祥云从天际坠落。许多人在河边留恋往返,不停地把自己的身影拍摄于花丛之间。还有写生的画家,在花海面前支起了画板……

一阵机器的轰鸣声滚来。这片花海忽然就在推土机的碾压下撕裂破碎。鬼子姜的身躯在推土机的大铁铲前和着泥土堆积着翻来滚去,那些娇艳的花朵瞬间就如灶膛后的村妇蓬头垢面,一些雪白的块茎被碾碎于机械的履带之下。鬼子姜的尸横遍野里,改造河沿的序曲奏响,这里将是奇花异草和名贵树木的领地,而不再属于鬼子姜,那些茂密的植株在被推倒的那一刻可能会有一声轻叹——难道我们不是风景吗?它们不会明白,它们的生长太野蛮了。而城市向来需要秩序。

被改造好的这片河沿上铺满了大理石。被一些长青的灌木打扮成了公园,每天都有健身的人在河边漫步。又到金秋时节,银杏与枫树正是一片迷人的色彩,一片金黄又一片橙红的交织正变幻着都市里的神话,我依旧在河边奔跑,脚下卷起厚厚的落叶。我竟然忘了这片河沿曾经属于鬼子姜。

很意外的是,一株熟悉的植株终于出现在我的视野里,细小孱弱的身躯,满头黄色的花朵。它是费了多大的力气从大理石与泥土的缝隙间挣扎出了身躯完成了绽放?

鬼子姜,你争的哪里是生长?你争的分明是命!

小油灯

□ 王忠林

我老家有一个小油灯,生铁铸造,沉甸甸的,小碗状,平底,灯嘴探出灯沿约一厘米,当中有槽沟,放灯芯之用,灯嘴后沿,有一个二三厘米高、三四厘米宽的弧形灯把,灯碗不大,顶多盛二三两油。由于长期油渍浸染灯火熏烤,整个小油灯黑漆漆的,模样有点丑陋。

1990年夏天,村里照顾老烈属,拆了母亲住着的两间岌岌可危的破草房,在原址上翻盖了三间瓦房。在往新屋里搬东西时,母亲把弃之不用多年的小油灯,擦了又擦,然后郑重地放在了靠近床头的窗台上。

我问母亲:“小油灯早就用不着了,又不好看,扔了吧,还放在窗台上干什么?”

母亲沉思了一会儿,才神情严肃、声音低低地说:“这是你父亲你二叔、咱娘儿仨都用过多年的灯,还是留着吧,留个念想。看见这个灯,就像看见了你父亲和你二叔。”

小油灯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爷爷赶集买的,放在三间堂屋西头小挂屋的窗台上,给合用一张床的父亲和二叔晚上睡觉时照明用。父亲和母亲在这间小挂屋里结婚后,仍继续用着这个小油灯。1948年12月底,二叔在淮海战役中牺牲。1950年11月28日,父亲在抗美援朝柳潭里战斗中牺牲。他俩牺牲后,没有留下其他任何遗物,小铁灯是父亲和二叔的唯一遗存。睹物如见人,看见小油灯,就会让母亲回忆起与父亲共同度过的短短四年甜蜜时光,回忆起父亲和二叔的点点滴滴。小油灯寄托着母亲对父亲深深的爱、刻骨铭心的思念,对二叔深厚的叔嫂之情,母亲怎么舍得扔掉呢?

小油灯也给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

那时,点灯用的是食油,老百姓都穷,十分珍惜灯油。祖父过日子特别节俭,天不大黑,决不许点灯,点上灯后,必须赶快睡觉,灯点得稍早一点,或时间稍长一点,祖父就大声呵斥:“天还没大黑,点的什么灯?多费油!”或者说:“点着灯,还不赶快睡觉,瞎磨蹭什么!”从记事起,我就经常听到祖父催促熄灯的吆喝声。

母亲不识字,从我五六岁开始,母亲就教我识数。母亲担负着十几口之家的沉重家务,白天忙得喘不过气来,教我识数只能靠晚上。每到晚上睡觉前,点着小油灯,母亲扳着手指头耐心地教我识数,先从一数到十,然后从十到百,从百到千,从千到万。有时,母亲数奇数,我数偶数,母亲数偶数,我数奇数。经过反复练习,我上小学前,就学会了识数和简单的加减法了。这是我年幼时受到的唯一学前教育。刚开始学识数时,有一天晚上,祖父从外边回到家,看见我们娘仨的屋里还亮着灯,让祖母敲门催促熄灯。一向性情温顺、逆来顺受的母亲,这次却一反常态,用硬邦邦的口气顶撞婆婆:“我手把手地教您孙子识数哩!不点灯,看不见,咋教咋学呀!”祖母不声不响地走了。从此,祖父母再也没有催促过母亲熄灯。小油灯见证了慈母对爱子的拳拳之心,殷殷之情。

父亲1943年清明节前离家出走,后来参加了解放军,八九年时间没有回过一次家,只来过两封信。父亲不在家,母亲饱尝了独自一人养儿育女的艰辛,望眼欲穿地盼着丈夫归来帮她排忧解难;不记得父亲什么模样的姐姐和我,焦急地盼着父亲回来给予父爱;二叔牺牲后,祖父母更是天天盼着长子平安归来尽孝道。苦苦等了八九年,等来的竟是父亲牺牲的噩耗,真是天塌地陷,一家人一下子掉进了万丈深渊!祖母和母亲哭天抢地,碰头打滚,哭得死去活来,我和姐姐哭爹喊娘,哭哑了嗓子,一家人度过了一段最悲惨、最黑暗的日子。母亲思念丈夫,白天哭怕引起祖父母伤心,每到晚上,点上小油灯,哄着我和姐姐入睡后,一个人偷偷低声哭泣。有时,我和姐姐被母亲嘤嘤的哭声惊醒,我们一边摇晃着母亲,一边哭着哀求:“娘呀娘,您别哭了,睡觉吧,明天您还要干活……”母亲把我们两个紧紧搂在怀里,娘儿仨哭作一团。小油灯倾听着母亲的哭泣声,陪伴着母亲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它是我们孤儿寡母受苦受难、苦苦苦挣扎的见证。

1951年春天,我上小学后,每天晚上,我趴在床头,在小油灯微弱的灯光下,读书写作业。听着我朗朗的读书声,母亲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一个劲地夸我:“儿子,读得真好,真好听!”我一下子扑进母亲的怀里撒娇,小屋里响起了我和母亲欢快悦耳的笑声。

沂蒙山区交通不便,我们村尤其偏僻,商品供应很差。大概1955年前后,乡驻地的供销社里才开始卖煤油,老百姓才陆陆续续用上了煤油灯,我家的小油灯也被玻璃罩子煤油灯取代了。但是,由于煤油经常断货,小油灯始终放在煤油灯旁,以备不时之需。

1963年农历正月初七晚上9点多钟,患严重癫痫的祖母,在贫病交加、饥寒交迫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一家人按照家乡习俗,点着长明灯给祖母守灵。想不到,还未到半夜,灯里没油了,我拿来了我家的煤油灯,点了不长时间,也没油了。深更半夜,又给祖母守灵,没法借油,只好拿来了我家的小油灯,倒上食油,熬到了天明。小油灯放在靠近祖母遗体头部的矮桌上,豆大的火苗抖动着,照着祖母惨白的遗容,只有右脸上那个因犯了癫痫倒在取暖火盆上被火烧的巴掌大的伤疤,透着暗红。50多年过去了,小油灯那抖动的小火苗,祖母脸上那暗红的大伤疤,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从上小学起,就常听人们讲,到了社会主义,老百姓都能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好日子。大楼、电灯、电话是什么样子,我一无所知,只能想象。1954年冬天,县电影队带着小汽油发电机到邻村放电影,这是我第一次看电影,也是第一次见到了放映机旁边竹竿上挂着的电灯。电灯泡很小,不用点油,却很亮很亮,超过小油灯千倍万倍,太神奇了。从那时起,我就天天盼着能早一天用上电灯。盼啊盼啊,直到1961年秋末,我上高一时,架设了从淄博到沂源县的高压电,县城才用上电。农村用电比县城晚了十几年,1976年秋天,我们村终于通了电。虽然有了电,但由于那时电力不足,经常停电,老百姓叫苦连天。那时,煤油灯早扔掉了,我回老家每遇到停电时,就点上小油灯照明。

村里给翻盖房子时,因陋就简,用石头垒墙没用灰浆,内墙是用黄泥抹的。由于建筑质量不好,新房盖起来仅仅十多年,墙上就出现了蛛网似的裂纹,有的裂纹一指多宽,墙根到处都是老鼠窟窿,不维修已经无法居住,也不安全了。母亲虽然已经走了六七年,但这毕竟是母亲住了大半辈子、生我养我的家。房子在,家就在,母亲的音容笑貌就在。2010年秋天,我从微薄的退休金中硬挤出了几个钱维修了房子,室内吊了顶棚,安了顶灯,床头橱上放了台灯,院子里、大门口安上了大度数的节能灯。那时,电力充足,很少停电了。晚上,电灯全开,灯光灿烂,照亮了大半个夜空。在明亮的灯光下,小油灯显得更加寒碜,应该彻底退休了。

工程结束重新布置室内设施时,我把原来的破旧家具、无用的杂物都清理掉了,唯独把陪伴着母亲走完一生的小油灯,又重新放在了靠近床头的窗台上。每次回老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站在小油灯前,默默地凝视一会儿,给它行注目礼。小油灯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用自己的切身经历,无声的语言,向人们讲述着古老的故事,讲述着时代的变迁。

纸上博客

时尚辞典

“法”“德”之间

□ 包 涵

推动历史的磨盘,在依稀之间,梦回那烽烟四起的岁月,偶遇那驱车的老人,在夕阳下与之漫步,在流光中促膝长谈,在那深邃的思想中,找到尘封的答案。

我脑海中的孔子,是一位和蔼的老人,他的治国理念是“为政以德”。但初任中都宰时,他对市民的日常生活,也作出了在现在看来近乎严苛的限制,匿名做事、着装奇异、言语惑众、算卦占卜等事,都会惹来杀身之祸。可见,孔子并没有一味地宣传德义,而且史实也证明,孔子的做法确实使中都大治,引来列国纷纷效仿。只是,他的思想和他的行为是不是有点自相矛盾呢?

事实上,孔子的“法治”,只是作为国家管理意义上的做法,并不是国家政治制度中设计的以法治国。也就是说,孔子的“法治”并不是真正以国君命令推行的全国性的制度,而只是一种管理方法。

相比“法治”,德治更容易理解。就是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不仅是孔子治国的核心理念,也是儒家传统思想的主要政治理论。

孔子说过:”用政令来治理百姓,用刑法来整顿他们,老百姓只求能免于犯罪受惩罚,却没有廉耻之心;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去同化他们,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有归服之心。”

他在回答季康子关于“用刑法使国家安定”时,就曾反问道“治理国家怎么能靠刑杀呢”。可见,他对刑法很是反感,他认为,只要国家上层以仁德治国,下层的百姓就会臣服的。

孔子与卫文子之间有一段对话。

孔子说:“用礼教来统治老百姓,就好比用缰绳来驾驭马,驾马者只需要握住缰绳,马就知道按驾马者的意思行走奔跑。用刑法来统治老百姓,就好比不用缰绳而用鞭子来驱赶马,那是很容易失去控制,甚至把驾马者甩下来的。”

卫文子问道:“既然如此,不如左手握住缰绳,右手用鞭子来驱赶,马不是跑得更快吗?不然的话,只用缰绳,那马怎么会怕你呢?”

孔子还是坚持说,只要善于使用缰绳,驾驭的技术到家,就没有必要用鞭子来驱赶。

他的这番理论也引起了历代士大夫乃至统治阶级的深刻思考,虽然在这期间德治的效果不能妄下定论,但这种美好向往和对人人向善的和谐社会的追求,却始终在引导我们不断探索,不断前进。

今天再来看孔子的言行,不能前后相顾也罢,但用他的思想去分析问题,会发现,法治和德治在当下找到了它们的有机结合,用法治保障社会稳定,用德治净化社会风气,这算不算不谋而合。

孔子的德治思想与现实社会相得益彰,使我们不得不佩服千年之前流淌的思想之河。它常常不是有形的结果,而是无形的过程;不是现成的结论,而是一个问题意识和探索能力;不是文字表面的那部分,而且是蕴藏在字里行间的那些灵动的思绪。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规范着我们的走向,使我们能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使我们能在不断前进中依然保持一颗纯真、向善、渴望美好的心灵,使我们能在纷繁的世界中,看清自己,看清身边的人,看清这个世界,而不会一味被那日益变化、光怪陆离的世界蒙蔽了双眼。

“朝闻道,夕死可矣。”

夕阳下,静静等待着答案,老人沉静了许久,紧闭的双唇微启,倾泻出什么,缥缈如云烟,眼前繁星骤现,化作点点星辰,独留他那沧桑的大笑在耳边回荡。

心灵小品

满地秋阳

□ 屈绍龙

多变的天气,时而细雨朦胧,时而阳光灿烂。

雨过天晴之后,被雨水洗礼之后的农作物,在阳光的照耀下异彩纷呈,浑身充满了晶莹的水珠。

漫长的一天,是这样的丰富多彩,可是也有静谧之时,犹如,爬山到了山顶,想要坐下来稍稍休息,然后再下山。

秋天就这样渐渐走进我们的生活,阳光的角度,虽说倾斜了一点点,但照射的强度与夏日相比一点也不逊色。

我们居住在乡野的一隅,对阳光的恩泽永远铭记于心。但我们也很容易忘记,太阳照在我们耕作过的田地上,也不偏不倚地照在远方的草原和森林上了。它们同样反射和吸收太阳的光芒,太阳每天从天上走过,田地只是它眺望到的图画中的一个小小的部分。在太阳的视野里,大地同样得到了耕耘,如同花园一样。因此,我们应该接受它的光与热的恩泽,拥抱相应的信任和高尚的态度。我珍视这些农作物的种子,珍视一年一秋的收获,那又如何呢?这片广阔的土地,我守望了这么长时间,可它并不把我当作主要的耕种者,将我抛到一边,去寻找那些给它洒水、给它浇灌,让它变绿的,对它更亲近的各种影响因素,因为这些作物的生长的结果并不是归我一人所有的,我想应该如此!

在晴朗的秋日,太阳的温暖被充分接收,这时我坐在高高的山岗上,俯瞰着村外的池塘,端详那些水面上泛起涟漪的圆圈,真是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活动,须知在天空和树木的倒影之中,如果没有那些泛起涟漪的圆圈,水面就看不到,在这片开阔的水面之上,即使有一些骚动也会很快平静下来,就像在水中汲水,颤抖的涟漪到了岸边之后,便立刻恢复了平静。在池塘上只要有一条鱼跳跃,或者一个昆虫落下,都能这样用盘旋的涟漪把自己报道出来,用美丽的线条报道出来,好像那就是它的泉水在不断涌起,是它的生命节奏的徐缓跳动,是它的胸膛的起伏。

一整天,太阳一直照射在广阔无垠的田野之上,那里有高高低低的农作物,灰喜鹊在上空盘旋,麻雀在常绿树中叽叽喳喳鸣叫,鹌鹑和野兔隐伏在树荫下,但是现在更为阴沉相称的一天开始破晓了,不同的一批动物醒来了,不同的农作物也开始次第地成熟了,在那里表达着大自然的意义。